

商 务 印 书 馆

主编 刘东

中國學術

总 第三十八辑

CHINA SCHOLARSHIP Vol.13 No.2

非外借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

中國學術

送金



总第三十八辑

主编 刘 东



创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7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学术. 第38辑 / 刘东主编. —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7
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43 - 7

I. ①中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中国—文集
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2419号

权利保留, 侵权必究。

封面题签 饶宗颐

ZHONGGUÓ XUÉSHÙ

中国学术

总第三十八辑

主编 刘东

商务印书馆出版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
ISBN 978 - 7 - 100 - 15443 - 7

2017年10月第1版 开本 710×1000 1/16
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4 3/4

定价: 90.00 元

执行编辑 何 恬（中国社会科学院）

通讯编辑 戴沙迪（马萨诸塞州立大学） 张 伦（赛尔齐·蓬多瓦兹大学）
蔡慧清（新加坡国立大学） 李冠南（道林学院）

助理编辑 刘 玮（中国人民大学） 郭金华（北京大学）
邱源媛（中国社会科学院） 彭姗姗（中国社会科学院）
杨 朗（东南大学）

投稿地址： 100084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（清华学堂 217 室）《中国学术》

电子邮件： Chinascholarship@vip.sina.com

网 页： <http://chinascholarship.vip.sina.com>

订购地址： 100710

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

商务印书馆发行部

电 话：（010）63044891 83164425

目 录

卷首语	1
-----------	---

论 文

瓦赛里斯·珀利提斯 柏拉图的存在论	5
刘 玮 亚里士多德论勇敢	37
刘 东 朱光潜与鲁迅——陶潜是否可能“静穆”？	75
傅君励 《倦夜》——对中国古典传统中肉身诗学的反思	119
成祖明 《毛诗序》的历史书写与河间王国儒学的构建	138
永田拓治 汉晋时期流行的别传——“正”与“别”	168
徐 冲 范晔《后汉书》冯良事迹成立小论	194
孙正军 中国古代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 ——从《史》、《汉》到《后汉书》	217

评 论

程 炜 制造语文学——评刘皓明《荷尔德林后期诗歌》	248
林丽娟 谈论“苏格拉底的哲学”何以可能？ ——评布瑞克豪斯 / 史密斯《苏格拉底的道德 心理学》	276

书 评

曹青云：《流变与持存：亚里士多德质料学说研究》 （葛天勤）.....	295
索默：《尼采的“瓦格纳事件”与“偶像的黄昏”注疏》 （余明锋）.....	306
托马斯·西恩：《理解海德格尔：一个范式转移》（刘万瑚）....	313
杰米·布鲁斯·洛克哈特、艾伦·麦克法兰：《龙校岁月》 （余婉卉）.....	323
邓小南：《祖宗之法：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 （刁培俊、仝相卿）.....	328
柏桦：《烧钱：中国人生活世界中的物质精神》（袁剑）.....	349
罗钢：《传统的幻象：跨文化语境中的王国维诗学》 （张耀宗）.....	352
郭安瑞：《戏剧与城市：1770—1900年间北京的文化政治》 （张一楠）.....	358
戴安娜·克兰：《时尚及其社会议题：服饰中的阶级、 性别与身份》（熊亦冉）.....	365
维拉·佐尔伯格：《建构艺术社会学》（原百玲）.....	381

Contents

Preface	1
Articles	
Vasilis Politis, Plato's Ontology	5
Liu Wei, Aristotle on Courage	37
Liu Dong, Zhu Guangqian and Lu Xun: Could Tao Qian <i>Be stille Größe</i>	75
Michael Fuller, "Weary Night": A Reflection on Embodied Poetics in the Classical Chinese Tradition	119
Cheng Zuming,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Prefaces to the Mao Edition of <i>The Book of Songs</i> and a Confucian Construction of the Hejian Kingdom	138
Nagata Takuji, Supplementary Biography Trendy in Han and Jin: The Standard and the Supplemental	168
Xu Chong, On the Tenability of Feng Liang's Deeds in Fan Ye's <i>The History of the Later Han</i>	194
Sun Zhengjun,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opoi for Writing about Good Officials in Early China: From <i>The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</i> to <i>The History of the Han Dynasty</i> to <i>The</i>	

<i>History of the Later Han</i>	217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Reviews

Cheng Wei, <i>Making Philology: A Review of Liu Haoming's Hölderlin's Late Poetry</i>	248
Lin Lijuan, <i>How Is It Possible to Speak of "Socrates' Philosophy": A Review of Brickhouse and Smith's Socratic Moral Psychology</i>	276

Book Reviews

Cao Qingyun, <i>Change and Persistence: A Study on Aristotle's Theory of Matter</i> (Ge Tianqin)	295
Andreas Urs Sommer, <i>Commentary of Nietzsche's The Case of Wagner and The Twilight of Idols</i> (Yu Mingfeng)	306
Thomas Sheehan, <i>Making Sense of Heidegger: A Paradigm Shift</i> (Liu Wanhui)	313
Jamie Bruce Lockhart & Alan Macfarlane: <i>Dragon Days: An Account of Life at The Dragon School, Oxford, in the Early 1950s</i> (Yu Wanhui)	323
Deng Xiaonan, <i>The Rules from the Ancestor: Politics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</i> (Diao Peijun & Tong Xiangqing)	328
C. Fred Blake, <i>Burning Money: The Material Spirit of the Chinese Lifeworld</i> (Yuan Jian)	349
Luo Gang, <i>Illusion of Tradition: Wang Guowei's Poetics in Cross-cultural Context</i> (Zhang Yaozong)	352
Andrea S. Goldman, <i>Opera and the City: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</i>	

Beijing, 1770-1900 (Zhang Yinan) 358

Diana Crane, *Fashion and Its Social Agendas: Class, Gender, and
Identity in Clothing* (Xiong Yiran) 365

Vera L. Zolberg, *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he Arts*
(Yuan Bailing) 381

卷首语

尽管受限于杂志的印制周期，只能在这里表达迟到的悼念，可我还是要把对于狄百瑞教授的追思，先补写到本期的卷首语中。这位活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汉学家，看似毕生都埋首于故纸堆中，却往往能对中国文化的品格，发出足以警醒世人、改变观念的论述。比如，他那本《中国的自由传统》，就一反魏特夫充满了东方主义的论调，而从中国传统，特别是儒学思想的内部，接引出了对于专制政治的、并非在拾西人牙慧的批判。再如，他那本《东亚文明：五阶段的对话》，也是一反“中国贵一道而同风”的流俗观念，点明了发生在中国的几次思想对话，且又把中国文化的每一波高峰，都对应于相应时代的这种深度的对话。而现在，我又在组织对于《高尚与文明》的翻译了，唯望中文读者能够尽早读到他的这本新作。

论文栏第一组，其主题为希腊哲学的研究。瓦赛里斯·珀利提斯挑战了对柏拉图存在论的传统理解。寻常的观点认为，在其学术生涯的不同时期，柏拉图持有不同的存在论。可这位来自爱尔兰的学者却提出，柏拉图之所以提出理念论，是为了回答早期对话中提出的定义问题；与此同时，这种理念论又超越了定义问题，成为关于本质和解释的理论；就是到了以《智者》篇为代表的晚期对话中，柏拉图也并未放弃其理念论，而是提出了“何谓存在”的新问题，并以一种结构性的存在论，发展了中期对话中的存在论。接下来，刘玮讨论了围绕亚里士多德“勇敢”论说的五个争议点：亚里士多德为什么讲勇敢关乎害怕和信心这两种情感，是否应该将它放在两个“不及—中道—过度”的三元结构中来理解；亚里士多德在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似乎将勇敢理解得过于狭窄，只关乎战场上的勇敢，这是否不尽合理；既然勇敢者要面对生与死的挑战，而伴随着害怕带来的痛苦，亚

里士多德又如何理解勇敢中的快乐；勇敢如果是承受害怕的痛苦，那么似乎与自制更为接近，而非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德性；《欧德谟伦理学》和《尼各马可伦理学》对于勇敢的讨论有何差别，这种差别对于确定它们的先后顺序有否帮助。总而言之，作者试图借助于这一系列的讨论，来呈现亚里士多德之勇敢论说的系统性和完整性。

第二组的主题为中国文学的研究。刘东通过比对朱光潜和鲁迅对于陶潜的不同解释，既重新框定了对于那位古代诗人的阐释空间，也转而凸显了这两位现代论者的不同解释立场。通过比较文学的跨越分析，作者发现了隐藏在当年话语之后的西学权力，也即无论是朱光潜还是鲁迅，他们对陶潜的理解，实际上都暗通款曲地源自他们读过的尼采学说。只不过，前者作为一位职业的美学家，并不看好尼采笔下的“狄奥尼索斯精神”，而更倾向于其《悲剧的诞生》中的“阿波罗精神”。这样一来，那些曾被夸张得煞有介事的“和平”与“抗争”、“超然”与“热烈”之争、“逃避”与“介入”之争，乃至“书生”与“战士”、“学理”与“现实”、“保守”与“革命”之争，也就都被还原成了“希腊的日神”与“希腊的酒神”之争，甚至“尼采本人”与“尼采自己”之争。接下来，傅君励则借由细读杜甫的《倦夜》一诗而指出，不同于柏拉图的灵肉二元论和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，中国文明在处理身体、暂时性、身份和知识的不确定性等一系列问题时，采取了一条大不相同的道路；缘此，中国思想家强调心、情、志本身的肉身经验性，认为那些主观性并不是幻觉，而乃是我们正参与其间的世界深层之理的组成部分。为此，作者还沿着历史的前后线索，详细讨论了自战国至唐代有关知识、欲望、自我和行动的重要论说，以及由此引发的礼、乐、诗歌理论，并强调了这些论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。

第三组的主题是历史书写的研究。成祖明指出，河间儒学的兴起与汉初制度意识形态的转型密切相关，而对汉初从黄老转向儒学、走向文治起到了重要作用。它对先秦文献的搜集、整理和复原，构成了汉初“成书复典运动”的一部分；而《毛诗序》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书，由此书写了河间王国儒学的历史记忆，构建了“天礼之学”体系，并反映了河间儒学集统一国家的思考、诸侯方国的视域与平民士人的理想诉求为一体的特质。这

与帝国中央儒学的“天人之学”形成了深刻的分野，反映了两大儒学系由不同集体经验发出的经验归纳与学理建构。接下来，永田拓治指出，魏晋被认为是“史”取得了划时代发展的时期，而“史”对于理解这一时代的历史性格也非常重要。在这中间，别传的体裁尤其引人注目，被认为代表了该时代的历史性格，尽管也有学者认为，它与正史列传相比史料价值偏低。不过，别传却是流行于从东汉中后期到东晋的长时段内，其中也包括了丙部（以后的史部）从图书分类中独立的西晋时期。也就是说，别传在编纂之初可能并非被认定为史书。因此，如果将别传作为史书来进行分析，或许会看不到其历史的特质所在。准此，作者认为别传并非魏晋时期流行的史书，而是流行于东汉中后期到东晋时期的人物传，他还进而论述了别传的历史性格及其变迁。

第四组的主题仍为历史书写，也即与第三组的论题实属一类。对于范曄《后汉书》中文本面貌高度相似的冯良事迹与赵晔事迹，徐冲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。东汉国史《东观汉记》所记冯良事迹，应当是构成了最初的文本起源。这一类型的书写在东汉后期颇有其例，与当时“士、吏之别”的起源正相对应。成于孙吴的谢承《后汉书》，以《东观汉记》所记冯良事迹为蓝本，书写了江东名士赵晔事迹。而东晋时期的袁宏《后汉纪》与葛洪《抱朴子》，则通过发展出若干相异的新细节，使冯良分别呈现为儒学名士和道教先驱的不同形象。到刘宋初年范曄书写冯良事迹时，既继承了《东观汉记》以降以冯良为儒学名士的主流书写，又纳入了谢承《后汉书》、葛洪《抱朴子》等发展出的新细节。由此足见，冯良事迹在诸家“后汉书”中的发展过程，典型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学作品在文本传承方面所蕴含的因袭、歧变与反哺的层累过程。接下来，孙正军则从书写模式的视角，对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《后汉书》中记载地方良吏的情况进行了梳理，发现《史记》书写良吏与后世差异较大，不仅载录对象非地方长吏，对于政绩的叙述也语焉不详；及至《汉书》，则以社会所期待的理想良吏为基准，确立了一整套的良吏书写模式；而《后汉书》在此基础上，又增加了以灾异祥瑞论为认知背景的德感自然模式。作者指出，随着《汉书》良吏书写模式的确立和《后汉书》的完善，中国古代的良吏书写模式亦趋于完备。

这套提供了叙事素材乃至组合方式的书写模式，成为后世史传深所倚赖的模板，此后一直到明清都被执着地延续着。

评论栏中，程炜考察了刘皓明译著的《荷尔德林后期诗歌》中的译文、注解和阐释，批判地评估了其贡献与不足。相对于刘书较为简化的介绍，补充说明了荷尔德林版本问题及其背后争议的复杂性，特别是编辑问题背后的语文学和意识形态问题。同时，又结合当下英美与德语学界对于荷尔德林的研究，重新评价了刘书对于康德、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论述。作者尤其希望通过这一考察，促使读者进一步反思近代诗歌研究、语文学与哲学等领域的复杂关系，转向真正严格而朴素的研究。接着，林丽娟从布瑞克豪斯与史密斯在2010年出版的《苏格拉底的道德心理学》一书入手，批判地考察了两位作者对“苏格拉底问题”过于简单的处理，梳理了“苏格拉底问题”在古典学研究中的演进过程和这个问题的复杂性。作者还特别讨论了关于苏格拉底道德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：苏格拉底究竟如何看待情感？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我们对他的理解，即苏格拉底是否只重视理性而无视情感，以及情感在道德生活中的意义。

最后要特别交代的是，作为一种试验，本期论文栏中的第三组和第四组，集中采撷了“历史书写”或“史料批判”方面的成果，这是近年来中古史研究中颇具新意的一种范式，它把以往被学界视为客观记录的历史文字，更有深度地视为融入了史家的有意识书写，从而注重于探求历史文献的构造、性格和执笔意图。这个学术热点的形成，既受到了后现代史学“文本”观念的影响，也是对传统史料处理方式的一种推进。最后，借此机会，我要向代表本刊组稿的邱源媛博士，致以特别的表彰和谢意。当然不在话下的是，今后还将择机刊载类似的专题讨论，以适时地推展在某一领域的学风变迁。

刘 东

2017年9月23日

补写于清华学堂218室

柏拉图的存在论

瓦赛里斯·珀利提斯（爱尔兰都柏林三一学院）

一、理念论

理念论是柏拉图关于何物存在以及事物总体（*to on te kai to pan*）¹的理论；可以说，它是柏拉图关于一切事物的理论，即他的存在论。当然，这一理论并不仅仅认为理念（*eidē, ideai*）存在；它还进一步认为理念异于在时空中存在且可被感知的事物；理念和物理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；物理事物在某种意义上相对于理念是不充足的；并且，我们自身拥有一种内在能力，顺利的话，这种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理念。柏拉图的这一理论尤其在《斐多》和《理想国》这样的对话中为人熟知。²于是，试图再次全面考察这一理论，尤其是试图重新考察这一理论³，似乎注定徒劳。尽管如此，我还是要做一些尝试。

我将要论述的很多论点虽然为人所熟知，但是很多主张也会使熟悉理念论的读者感到意外。我的主张之一便是：理念论就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理论⁴；而柏拉图所谓的理念，不管它还可以是别的什么，准确地说就是本质。如果这一主张成立，那么，理念论和“是什么”（*ti esti*）的问题，以及与早期对话中对定义的要求之间，就建立起了重要的连续性。我认为，除非我

1 *to on te kai to pan* 这一术语，见于《智者》249d4。

2 理念论概览，参见 Baltes 1994。

3 上次做重新考察的是 Shorey 1884。Ross 1951 是研究理念论的经典之作，但并非对理念论的重新考察；参见 Ackrill 1953 和 Mansion 1952 对罗斯的书评。

4 Cherniss 1936 提到了理念论的其他维度。

们能够意识到，理念论根植于对定义的要求和对本质的探求（而这些是我们在早期对话中所熟悉的），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理念论。我的另一个主张是：当理念论被理解为一种关于本质的独特理论时，理念论便是一种关于解释（*aitia*）的理论。⁵ 柏拉图表明，如果我们不预设理念存在，以及解释需要基于理念，就不能解释为什么事物如其所是（包括在自然中那些我们通过经验直接熟悉的事物）。最后，我想要简要地论证，在经过一次重要修正而不是彻底改变之后，理念论仍然出现在柏拉图的晚期对话中⁶，包括《蒂迈欧》、《斐莱布》以及《政治家》等。或许会让人意外的是，有别于评论者的一般共识，我试图论证理念论也出现在《智者》中，并且是该篇对话中柏拉图存在论的核心部分；而这一存在论与所谓的 *megista genē*（“最重要的种类”）相关。

理念论至少在《理想国》（尤其是第五到第七卷中）、《巴门尼德》（尤其是该对话的第一部分，即 137 之前），还有《蒂迈欧》（尤其是 22ff. 和 48eff.）占据了相当的篇幅，但是，至于柏拉图到底在何时何篇中引入了理念论，则未必全然清楚。大概来说，柏拉图在《斐多》中引入了理念论：可以肯定它出现在该对话的第二部分（95eff.），但也有人认为在该对话的开始阶段（比如说在 74f.）就已引入。此外，一些评论者怀疑柏拉图哲学中并没有一种理念论；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他们认为，柏拉图不至于如此自信和教条，以至提出这样的理论。⁷ 但是不管怎样，在《巴门尼德》的第一部分，柏拉图凝练地总结了理念论的一些基本主张和信念。⁸ 柏拉图的这一总结，除了是为了总结早期作品中的理论，我们想不到别的理由。我们将会看到，他在《巴门尼德》中总结了理念论，目的是为了表述内在于理念论的一些难题（*aporiai*）：包括柏拉图在内的任何人如果坚持理念论，就需要认识到自己可能面对这些反驳，并且要做出回应。在《巴门尼德》之后，

5 关于 *aitia*，可参见 Peters 1967。

6 关于柏拉图对话的分期，可参见 Kraut 1997，第 3 章。

7 参见 Annas 1986 和 Sayre 1995。

8 参见 Rickless 2007，第 1 章。

柏拉图是否继续坚持理念论，或者由于他所提出的这些反驳而放弃了这一理论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，我们会在下文中处理这一问题。

（一）理念论作为一种关于本质和解释的理论

如果我们假设柏拉图是在《斐多》中，特别是在该对话的第二部分（95eff.），初次引入了理念论，那么，我们便有了一条重要线索，来理解理念论的目的及功能：理念论提供了一种对解释（*aitia*）的论述，即一种关于事物为什么如其所是的论述。因为，这恰恰就是柏拉图在这部分为自己设定的任务：提供一种对解释的一般性论述。⁹此外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，该论述所涉及的待解释项，包括了物理事物或者物理事实；比如说人为什么会生长（96c 7-8）。这意味着，对柏拉图来说，如果我们想要解释任何事物（包括我们在经验中所熟悉的任何事物和事实），就必须首先假定理念存在；其次，必须假定理念在解释这些事物为什么如其所是，以及为什么有这些事实中起了关键作用。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：理念论是作为一种科学理论（包括关于自然的科学）而被提出的；如果“科学”指的就是人类对解释和解释性知识的寻求。我们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推论：对柏拉图来说，理念就是可理解性（*intelligibility*）的原则，包括自然的可理解性。这便意味着，理念是使得任何事物可被理解的原则；这里的“可被理解”一词要在可以被解释的意义上使用。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因为，这意味着柏拉图的理念论，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有意义的，而不仅仅只是针对柏拉图主义者或者说形而上学家。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在问“为什么”的问题。这也意味着，如果柏拉图是正确的（即解释需要基于理念），那么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，我们其实都坚持了理念的存在。

对柏拉图来说，什么是理念（*eidē, ideai*）呢？如果认为对柏拉图来说，理念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关于解释或原因（*aition*）的概念，便完全错了。实际上，为了理解柏拉图为何认为解释基于理念，我们显然需要弄清

9 参见 Politis 2010, §3。

他所谓的“理念”的意思。在我看来，不管理念还可以是别的什么，其基本含义就是本质（也就是 *ousiai*）；而且，准确地说，理念论就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理论。¹⁰ 这一点至关重要，尤其是因为我们已熟悉早期对话中关于本质（*ti esti, ousia*）的概念；此外，在这些早期对话中，这一概念并非突然被当作一种理论信条而被引入；而是通过我们询问一个事物“是什么”的自然倾向而被引入；这样做至少是为了确保我们知道自己在思考什么、在说些什么。当然，说理念论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理论，并不意味着任何关于本质的理论都是柏拉图式的理念或本质。还有别的可以与柏拉图的理论相抗衡的本质理论，比如亚里士多德提出来、用以回应柏拉图的本质理论；或者，如果我们将视野转向当代哲学，还有基特·法恩（Kit Fine）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所提出的本质理论。¹¹ 因此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柏拉图式的本质理论（即理念论）的独特之处。对于当前来说极为重要的是：我们必须意识到，不管理念还可以是别的什么，理念首要地就是本质；而且，准确地说，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一种关于本质的理论。我甚至认为，如果我们不意识到这一点，就不可能理解什么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，就只能不得要领地认为，所谓理念，只是存在于柏拉图式的天国中的非物理性的、不变的存在物。但很清楚的是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什么是柏拉图所谓的理念，这一理解本身是完全不够的；因为，即便柏拉图确实认为理念是非物理性的（即不在空间或时间中存在），而且是不变的，我们仍然需要知道这些非物理性且不变的存在物到底是什么。

（二）理念论起源于柏拉图早期对话中“是什么”的问题和对定义的要求

所幸的是，柏拉图并非在《斐多》中突然引入了理念论。恰恰相反，这篇对话中的理念论被称为是熟悉的和“被多次讨论过的”事物（*ekeina*

10 参见 Politis 2010, §3。

11 参见 Fine 1985, 1994, 2002, 2005。